

恭遇 聖節請舉行典禮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翁憲祥謹

題為恭逢

聖壽萬國

嵩呼懇乞

聖明仰慰

慈闈俯愜輿望亟先

宗社至計舉行一切

大典以光



聖德以迓

天庥事臣惟我

皇上運際昌隆

福祉駢集

萬年之祚如日方升

聖母壽考無疆

聖子

聖孫繩繩濟濟

熙朝盛事亘古罕聞薄海內外靡不手額茲又恭逢

聖誕萬國衣冠鱗集

闕廷所以歌天保之章劾華封之祝者歡動宇內

真千載一時矣臣備員瑣闥遭際

聖明芹曝微忱竊願有

獻者夫人世之慶莫慶於累世之同堂人生之樂

莫樂於天倫之聚順即士庶之家每值生辰令

節而環視子姓中或壯而攻史書或幼而習句

讀或居處有寧宇或婚姻無後時則家慶之日

倍為欣喜凡有老親者奉其親於堂上令諸子

孫以次上謁臧獲輩環列階下靡不嘖嘖羨主人翁之有全福主人翁率其子姓一一稱述於親前曰某之學業成也某之聰明啟也某已授之室也某已完之婚也吉祥善事畢集於前不敢為自己慶而悉以歸其慶於親則為親者必益解顏即臧獲輩亦歡欣鼓舞擊額稱賀此家庭之極樂也一家雖小可以喻大推之有國者有天下者其宮闈之內必使情誼無壅闕典禮無闕失不尤有萃宇宙之太和稱全昌之感事

者乎今我

皇上於人間之福既無不備矣天倫之樂無不集矣皇上乘此喜慶之時宜有一番更新舉動儻諸凡闕典先在

天親骨肉之間則其餘政務益將廢閣誰不怏怏失望甚非所以光

聖德答

天庥也臣常謂當今時事多闕如

綸扉閒寂大僚晨星遺賢永錮於林泉累臣銜哀

於狂狴稅璫隨處騷擾

楚宗猶抱向隅孰非關天下大政而社稷根本至計尤在

儲講

封婚等項日延一日年遲一年大小臣工受

皇上恭養之恩義同休戚觀此光景實不遑寧處之時而猶願以特頒為忠未能叩

閹力爭迹涉泄泄泄泄愧人同此心即臣等濫司補拾出入

禁闈累牘連章積誠未感毫無匡救顧影自慙真無可置身也惟恃

皇上神明天縱

聖意轉圜或在頃刻間臣等惟有焚香祝

天冀

德音旦夕霑發茲當

聖壽中外仰瞻舉行

大典尤為喫緊伏乞

皇上深惟本計

亟霈

新綸

勅下禮部諏吉

命皇太子講學以期日新之益

皇長孫就傅以端蒙養之功此其關繫

社稷非同小可

九廟神靈實式憑之至於

諸王宜仍選擇講官各行出講

福王明春之國必不再遲只求蚤定吉日杜絕疑

議其額外地土免復嚴督恪遵

祖制遺之以安尤我

皇上至愛不以姑息爲慈也又若

瑞王亟諧伉儷

惠王速與選婚諸凡

典禮無不就緒則吉慶萃於

宮闈和氣溢於宇宙

慈顏豫悅臣庶歡呼

聖德益光

天庥滋至行見

聖壽綿長與

天無極今日

萬年之祝特為托始耳臣等何幸躬逢其盛也他如

行枚卜點大僚起廢官釋纍臣罷稅務宥寬

宗皆以次舉行頃刻之間再見唐虞盛治第在

聖心一轉移間何待臣詞之畢乎臣披瀝悃誠謬進

芻蕘以當祝頌無任祈懇顙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 日

趙太宰去國請 聖裁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翁憲祥等謹

題為大臣相繼去

國不由

上命懇乞

聖明自計

國體亟行

裁斷事臣憲祥武闡竣後于今月二十二日

陛

見接得邸報吏部尚書趙煥又于兩日前辭

朝出城且駸駸長往矣臣等相對咨嗟嘆息以為

全盛之世豈意

國體凌夷若此乎夫

朝廷者四方之極大臣者小臣之倡振紀綱必有

朝廷始守

國法必自大臣始乃近來勿論小臣即大臣徑去

以為故然矣副院許弘綱之後有總憲孫瑋孫

瑋之後又有冢宰趙煥雖其被言決去各有苦

情然候

命為恭分義安在假令率是以往人人自由則

皇上何所恃以駕馭臣工震肅宇內無臂指之使而

有渙散之形其所關寧止細故已也先是許弘

綱之去

皇上猶出一

旨雖覺後時然亦可謂之權在

皇上孫瑋候

命有日及既遠離

國門又不知幾時尚杳然未聞

命也似乎

皇上于大臣之去可以無關

聖心真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冢宰趙煥

見光景如是乃一辭而退不復棲遲矣

國體至此尚忍言哉臣等私居深念常謂今日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即時政多闕而

聖意轉圜每在俄頃之間如近日

福王之國事體漸有頭緒羣疑冰釋而

點用閣臣政本有賴皆

聖明舉動最快人心者海內臣民誰不手額若夫大

僚零落既如晨星而接踵去

國不奉

明旨屋楹摧折紀綱廢弛後將不可收拾臣等不容

不抱杞人之慮懷嫠婦之憂也臣等待罪該科

誼當循職以

請合詞具疏方完又接報見

皇上于趙煥猶有着司務官即去勉留之

旨豈非

眷念老臣

盛心但煥業已叩辭而去決無復返之理

皇上不如再頒

明旨姑准回籍養病 以需後效

朝廷進退之權尚存一線其總憲孫瑋徬徨道路間

并祈

皇上一體

允去用全大臣始終乃所謂使臣以禮益可以光

聖德也此後尤望

皇上大加振飭凡求去諸臣由

聖裁者即

賜剖斷應部覆者即下部議覆去留早決俾無觸藩

使大小臣工不得藉口徑行儻有徑行者容

等從重糾叅恭聽

聖明處分而處分之法必須畫一更無參差不平者

庶乎人心震悚

國體常存矣臣等無任祈懇待

皇上守此三尺法法之所在貴近不貸豪強不撓雖
有大姦惡亦皆俛首屏息以憑法吏之彈治而
聽

朝廷之處分必如是而後民生無失所城社無伏孽
內外清肅而

國體常尊

國勢亦常安也豈意今日

聖明在上乃有造惡多端顯抗

國法使人心痛入骨髓相視以目若內監邢洪者

皇上尚可遲留月日不亟逮問乎夫洪尅剝營軍侵
漁公帑以自封殖積資奚啻百萬巡視京營科
臣張延登論列最為詳核且無庸贅至其草菅
民命寃斃多人明犯不赦之條忍心一路之哭
長安中痛心疾首欲噉其肉又矣御史凌漢狎
為

皇上執法巡視該城豈有舍彼豺狼而狐狸是問則
准行小民之控訴詰問翼虎之元兇正御史分
內事誰得而撓焉者洪縱不忌御史當知有

朝廷若知有

朝廷即當無抗

朝廷之法吏束身待罪猶恐不及乃敢肆無忌憚目
空朝列呼朋引類幾行兇于

闕廷關弓挾矢復咆哮于都市車馬馳驟爪牙露
張綁縛告人擒拿差役虐酷薰灼白日為昏甚
欲遏絕封章俾不上達洪何人斯恣橫若此豈
清明世界所宜有乎臺省諸臣相繼糾參言出
公憤事關

國憲旬日以來長安輿論皆謂

皇上英明必將

亟下諸疏令法司逮問如律乃迄今

明旨杳然豈此輩壅蔽成風抑

聖心實置不問人情惶惑不得其解夫

京師首善天下所瞻

明聖之朝法行自近假令一內豎而可以眇視

國法恣肆兇威即

皇上有持法之臣莫敢詰問彈章積几安如泰山則

竊惡何所畏而知警小民何所恃以安生豺虎
縱橫法紀蕩廢天下事不知其所終矣

皇上可不一動念乎邇年

國體陵夷紀綱掃地勳孽可以侮臺史婦寺可以
凌

國戚士紳短氣輿情扼腕非一朝夕嗟夫履霜堅
冰所由來者漸況堅冰之形不止一二見也

皇上于此時亦當赫然

震怒一伸

國法俾兇惡之徒有所畏懼勿復視為故常成尾
大不掉之勢乃

聖明自為天下計耳豈但為一臺臣之體貌已耶臣
衙門業已合詞控陳洪種種罪狀干犯律例臚
列疏內一一皆真儻徼

明旨何敢煩瀆今

聖意杳不可測兇惡揚揚得志

輦轂之下成何光景臣不忍見用敢再為補瀆仰
祈

聖鑒伏乞

皇上速發諸臣章疏

勅下法司嚴提邢洪及各奏內有名惡黨依律究擬
追贓抵命則冤抑可伸強暴可戢紀綱可振內
外臣民皆將舉手加額頌服

皇上神明之政

聖德益光而世道有賴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

日

議覆掌垣遷轉事宜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翁憲祥等謹

題為欽奉

聖旨事先該臣等為詳述掌印科臣遷轉緣由仰祈
聖鑒並乞

勅下會同各科從長酌議務求歸一以便遵守永杜
爭端事奉

聖旨該科陞轉你每便議定歸一之說以便遵行欽
此隨該臣等移文各科從公酌議去後今見在

科臣除禮兵工三科都給事中周永春張國儒
周曰庠不論已未推轉俱身在事中不議外據
工科左給事中李瑾禮科右給事中杜士全戶
科等科給事中姚宗文孫振基商周祚官應震
余懋孳姚永濟元詩教麻僖李奇珍趙興邦張
健吳亮嗣姜性姚若水郭尚賓歸子顧等各具
議單前來臣等以事關科臣陞轉非干天下大
政不敢封進

御覽俱存科備照外臣等看得諸臣之議詞說不一
意指相同大率謂科臣陞轉之法承訛久矣有
當一定而可守既已轉徙靡常有當劑量以適
均復多膠柱不化冊籍從無稽考

令甲漫不遵依歷年以來枝節層生議論紛雜如
臣等原疏所云常規變局參差不一總堪扼腕
即如吏垣掌印管察正陞閏陞有陪無陪舊例
近事兩不相合銓曹各隨時而推轉原未深加
講求旁觀執形迹以生疑寧免多滋口說今諸
臣恭奉

明旨據理權衡僉謂事有經權理無兩是守經則可
久理長則當從科臣所謂正陞者以經常言也
所謂閏陞者以增添言也吏垣首俸應轉其常
經也次俸超轉其暫增也正必有副則宜陪閏
係單行則無偶揆之于理其說較長此後吏垣
管察若遇次俸固有閏轉之例若遇正俸仍安
正轉之常蓋上首有人為管察而即可遷轉以
酬勞也上首無人雖管察而同歸一轉亦偶值
也正可生閏之有餘恐難舍正以就閏閏可佐

正之不足不可假閏以掩正此或歸一之說可
杜後爭然而正閏之名典故皆所不載則何自
起也惟內外之拘然後議吏垣之為正為閏非
為吏垣也以吏垣有另筭不另筭之說吏垣之
正閏分即下首之內外分也惟內外之拘然後
又議吏垣之有陪無陪非為陪也以有隔俸陪
推之說陪則內之基不陪則外之基也推敲較
量種種葛藤皆從一內一外而生而一內一外
實後來秉銓之意創非

祖宗相傳之

令甲若求

祖宗

令甲則有

會典在矣夫

會典一書

朝廷之所頒布臣民之所恪遵于

國為

王章于下為法守為臣子而不奉

王章議銓政而先踰法守其孰敢焉今查

會典開載隆慶四年議准吏部郎中都給事中年

深御史察其才力政蹟酌陞內外職任不許仍

前但依資次煌煌

典制昭如日星蓋掌印科臣固有內有外非一內一

外當以才力政蹟而酌陞非單以資俸而序陞

今一內一外之法不行于吏部郎中不行于年

深御史而獨行于掌印科臣政體未平事理難

解謂宜一以

會典為憑凡推陞都給事中不論資次而論才政
若謂接到掌印俸無罪戾可以比照年深御史
多優以京秩諒不為過也儻或掌印之後偶有
指摘不便內陞間行補外誰得而議也內陞而
慮無缺不必拘定常少即查照往例太僕光祿
尚寶通參與南京太常太僕等衙門皆可陞轉
此有已事非今創為則無缺不足慮也蓋出入
均勞臣子義無揀擇量能授職銓曹自有權衡
論資俸而間陞或有停年之議遵

會典而酌陞稍行甄敘之法有酌之一字則一內
一外之局破矣內外之局破則正閏之名亦化
矣即吏垣掌印管察循例推轉填註添註但視
實缺有無用陪不用陪亦看臨時人數其下首
緊接俸者果才力政蹟應內第就其人論也不
必為吏垣連筭而妨一賢也其才力政蹟應外
亦第就其人論也不必為吏垣除筭而俸一人
也各官內外陞轉惟在自已之分量非傍吏垣
轉移銓部隨時酌量惟因各官之品格不以

俸次為差等各項名目不立計較都忘一切牽纏悉為斬斷上明不倍之義下成靡爭之風政體無偏枯人才無摧折此遵守

會典又為正本清源之道而歸一之法莫大焉者也至于各科諸臣或敘功或使外國或起廢不時內轉自有成規謂之閏可也即不拘于閏之名亦可也此諸臣持議之大槩也臣等待罪該科奉

旨會議竊念事關衙門衆論非可臆見參與法期永久遵守豈徒調劑人情虛中以聽公議據理而加折衷臣等毫無所容心于其間也伏乞

皇上

旨下吏部再加酌議覆請

定奪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 日

八

無封射息

無封射息

星

以休其耳等臺無所容以于其間也

以盡其宜與時際入計盡中以歸公

請慎 中旨寬言官疏

吏科都給事中 臣翁憲祥謹

題為

中旨宜慎

聖度宜弘謹陳一得之愚仰祈

垂鑒以光

聖政事 臣惟

皇上神明天縱總攬

乾綱雖

深居靜攝而中外奉法謹凜無虞旁落也惟是

官府睽隔已久即

密勿大臣蔑由望見

清光所為上下相通者止憑章疏一脈就中關竅毫
釐千里大小臣工竊亦有杞慮焉蓋惟恐章疏
之入也或生壅蔽之姦

喜言之出也或開假借之隙防微杜漸思効愚忠人
同此心矣

皇上太阿在握

萬幾獨裁然而章奏票擬必藉重于閣臣大事處分
務咨諏乎

廷議則左右之窺伺以消外廷之猜疑可釋豈非
聖主光明舉動乎近來微聞

明旨所下間有

內批縱使

聖斷神明羣臣悚服但事非經常終未妥便即近日
科場之

旨

聖明崇重

大典豈不仰煩

睿思然服者疑者又參半焉祇緣一涉破格即不能
使人心洞然曉暢固其所也又如科臣曾六德
之處

皇上責其撓察夫六德為人率直無他腸近疏忽干
察典自取

嚴譴臣不敢為之解顧六德原疏既無當于
聖心宜同部院二疏一并

發下再諏

廷論方行處分今

嚴旨忽傳曾否經由閣擬非臣所敢窺測但望
皇上從今以後于

嚴旨更宜加慎勿自內出永杜疑端至若

明旨有不許朦朧推陞者往時

天威不測而柄政之臣亦多借以驅除異己杜其復
進邇年

聖度寬容久不聞此復見今日六德一人且勿論矣

豈以

皇上仁明乃于言官處分之後猶有餘怒乎臣以為
皇上之馭羣臣如

天之覆萬物

天有疾雷迅霆旋有和風化日

皇上有譴罰之典即有使過之仁儻言官論事失當
不蒙一槩

優容及其已經創懲何妨漸為登進先年不許朦朧
推陞者不知禁錮多少名賢迄今林下諸臣淪

胥以溺論者方以為

聖朝第一闕事今

皇上火開

私度尤望于臣子微青過而不留常施不測之
恩勿摧言路之氣乃

大聖人之作為迥出尋常萬萬也臣濫竽言職遭逢
聖明惟願

朝廷舉動純全粹美無可瑕疵若
中旨不由

廷議禁錮及于言官竊恐壅蔽假借之端將來不可究詰臣雖愚昧而一念惻誠不敢後于人輒據芹曝之忱聊為芻蕘之獻仰祈

聖明留神省祭

國家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 日

會議試卷敬陳一得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翁憲祥謹

題為試卷會議已完吏治亟宜鼓舞謹循職補牘懇乞

聖明申諭以風良吏以宣

德意事近以庚戌場事紛紜所有號簿內隔房取中進士十七人已經該部將各官墨卷刊刻分送科道逐一品評并參對硃卷期日會議至于再三該部採集羣言酌量

題覆倍加詳慎計

聖明旦夕

批發此局可完矣臣惟是舉也事在四載之前士久服官內外乃欲查究關節無從下手而按尋于原卷臣等敢不悉心評閱字句推敲蓋以各官名節攸關海內衿紳觀望寧可微瑕必摘與天下共見之不得一毫滲漏少遺摘發之隙科道諸臣既各殫心思分別差等關節無據者悉與昭雪用字可疑者另議查勘無遺術矣惟是評

議已中之卷與閱場中之卷另是一番光景其嘗承乏試事知之甚真蓋場中之卷玉石並陳其絕不堪觀者一覽即見隨手弃擲雖短中尚可取長勢也既經淘汰砂礫盡去止存所取之卷彼此相形即長者又復見短亦勢也今十七人之卷就中較量豈無高下臣等不得不稍為分別即評文者從來意見不齊非敢以所評為定而姑以盡其一念詳慎之心良以會議事大無庸泛泛塞責而已夫士子先資之言既經得

萬卉如救帚今諸士久離場屋一行作吏關節
既已剖白文章可置不談我

皇上將來所課者各官之吏績耳中間或者官箴有
玷即才華雕龍繡虎無迫于黜幽如其譽望著
聞即文苑尺短寸長何妨于大用在

朝廷更不以試卷之訾議為他日課吏之衡在各官
決不以文字之微瑕阻將來建樹之績此又天
下人心之公論而各官所宜同加淬勵者也臣
吏垣也振起吏治係臣職掌邇者如任丘知縣

賈維春並與隔房撥中無干事久明白而偶一
掛名微聞其尚懷疑畏正不必然儻會議各官
中有以場卷無心之失微摘之疵猶存芥蒂不
能奮發自隘前途則甚非各官遠大自期圖報

聖明作養之意而亦非我

皇上保全人才鼓舞吏治之

盛心也臣待罪談科循職補牘更乞

皇上申諭以勵諸臣益宣

德意吏治幸甚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

日

上王制全入本楚華史出之

至則計議之意而亦非死

前書發自劉前率限甚非各官率大自其國
中直以勢卷無心之夫辯辭之無辭并茶帶不
世必端聞其尚刻棘畀五不必然斷會藉各官
賈華春並與聞其對中無干事又即白西對一

參戶部李郎中疏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翁憲祥等謹

題為部屬險惡異常平空駕捏混辱言官大傷

國體謹就疏參駁懇乞

聖明亟行重處以息紛紜以定

國是事臣等竊惟天下議論必須平心順理歸于
大公惟公則徑路無分歧盈庭無聚訟局內固
不可偏激局外尤無事傍囂此紛紜所以息而
國是所以定也今歲以來所紛爭不已者非止為

御史熊廷弼之勘乎總憲孫瑋冢宰趙煥之去乎科道孫振基等之推乎夫廷弼與同事失歡但當以病去不必勘也通國之公心也孫瑋之勘廷弼不可謂非一事之差而生平難沒其去猶足惜也通國之公心也趙煥之推年例不待都察院責以稍驟固宜而總憲之去與煥何干且老臣無大過業已去

國不可過為搜索追求也亦通國之公心也年例職掌台臣苦爭其名自正誰曰不然而例推諸

臣原不限其建樹無庸與辨也又通國之公心也數月以來諸臣互執章滿公車業無剩語公評自在近方幸爭端漸息可相安無事相忘無言矣豈意復有局外生端忽然挑釁若戶部郎中李朴者乎朴疏機鋒滿楮牽摻多端頭緒紛雜諸不具論而約其大指總為已前數事而發此數事者久已唇焦何煩挑激已覺多事至于畫地論人橫加詆毀惡言詈語耳不忍聞真堪髮豎夫身為

朝廷侍從之臣而無日不說事無日不過錢至穢也
褻衣小轎日事佚遊飲酒宿娼體統掃地至賤
也科道中若有一于此上負

聖明下虧名教罪不容逃朴聞見既廣儻知真的何
不直開姓名明列指證果有實跡聽

皇上盡法嚴譴固自甘之何論一官之褫奪乎今漫
無的據一槩罵詈視科道諸臣皆喪敗防檢蔑
弃禮法之人

君父之前信口說謊汗鱗士紳一至于此此非辱言

官也辱

朝廷也

皇上且優禮言官而朴敢誣以市井無賴之行

皇上方輕視章疏而朴又故加凌蔑導

皇上以厭薄言路之端此其意欲何為乎近日惡璫
邢洪橫訐台臣未經正法乃于衣冠中又有李
朴聞風而起廷臣短氣

國體蕩然真清明世界一妖孽矣臣等忝列言官
可殺不可辱然不暇苛求于朴第就疏叅駁合

詞控陳伏乞

自計

國體大奮

乾綱

勅下部院從公酌議重加處分以為出位妄言之戒
庶乎紛紜可息

國是可定決不可少稽

聖斷使諸臣混蒙不白之辱祇以快險邪之口吻也
至如臣憲祥性極愚拙志期渙羣與科道諸臣

比肩事

主惟道義相成虛平調劑無分彼此共計

國家乃區區一念可矢

天日者朴未識臣之面未接臣之言乃扯入疏中謂
惡其敗羣頓足長嘆臣如有此情斷不敢諱今
言出無根臣亦不敢受則有付之輿論而已臣
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 日

管領司刺遺書

言此等事亦不堪受阻亦不與此等事已耳

照其以事即又身難引以直以清情不與此等今

天自昔林未廣引之面未對引之言亦非以殺中階

國家公田一畝可

主與並其所以平臨無食對北去

出蘇事

乞假遷葬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翁憲祥謹

奏為披瀝至情懇乞

天恩給假回籍遷葬事臣以菲劣濫叨

皇上作養備員省垣積有歲年涓滴靡効循省懷慙

客歲力疾入京勉効馳驅偶承人之過蒙

聖恩將臣改補今官諸凡計吏等項雖皆因人成事

而心力亦已殫竭蓋自去冬至今無一刻寧息

也臣素有下血之瘡茲積勞復發每不能支兼

以痰疾作苦不時氣逆嘔吐胸膈脹滿飲食減
少醫家謂須一意靜養庶可望痊顧臣差竣復
任甫越期年遽爾稱病恐非臣誼臣病苦自知
未敢以病求去也惟是臣別有至清節不容已
冒昧哀鳴于

君父之前祈

上無鑿焉臣十九歲時臣父生員今累蒙

初贈吏科右給事中先臣拱極即已背弃並無伯叔
臣兄弟煢煢無倚臣祖母在堂慈白在堂力持

家秉一切教育皆臣祖母任之臣先母累蒙

勅封孺人王氏佐之臣祖母實以一身兼父母之責

艱勞萬狀口不忍言古人李密有云臣無祖母
無以至今日臣等之情景同也後臣祖母歿得

壽九十有二臣等奉柩權厝于祖父墳塋待山

運通利將合而窆焉前歲辛亥臣奉差在籍適

過山運已通謀襄大事業已擇吉啟土葬有日

矣緣臣鄉原係水區臣祖父葬處地勢窪下開

墳見水臣等驚惶痛楚竟不克葬議另擇高阜

吉地并臣祖父亦遷厝焉盖臣等一念孝思不忍水親膚庶幾無憾耳詐奈吉地一時難得臣以患病屢次疏

言未蒙

俞允差限久違只得匍匐赴京而以擇地事囑家中料理臣身雖在京心每懸掛惟願早完一日稍安一日之心且可慰臣父于九原近接家書云幸已有地論山向年月今冬可以畢事儻復過此又不知幾何年矣臣一得信坐卧不安念臣

雖有兄弟而臣叨出仕百凡責任于臣尤重若祖父改窆祖母入土而臣不得一臨其穴終天之痛何以自安且他日又何以見臣父于地下也展轉思惟寸心如割瀝血控陳仰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曲體臣私無所不至如臣于祖父母實以孫而兼子以報祖父母者報父一段苦情必蒙

皇上矜原伏乞

勅下吏部查臣毫無假托照京官給假事例即為覆

請容臣回籍遷葬臣情事獲伸儻未即填溝壑圖効
犬馬尚有日也臣無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 日

請 瑞王婚禮吉期公疏

太常寺等衙門署掌寺事少卿等官臣翁憲祥
等謹

題為

瑞王婚禮稽延太踰

典制懇乞

聖明即

俞諏吉舉行以完

嘉禮以慰輿情事臣等竊聞古語有云配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故雖士庶之家亦必先冰泮而請期屆桃夭而合鬻務令彝訓罔愆神人胥慶況于有天下者將變調二氣式序萬靈未有以天性至親宮闈切近顧令婚姻後時內外怨曠而不為體念也今

瑞王之屆婚期數年于茲矣奉

旨選婚亦數年于茲矣即今歲曾奉

明諭訂于六月自夏徂冬又將改歲矣乃自禮臣而下臨期請之不報過期請之不報補牘徒煩

典禮停閣

聖意淵微良非海內臣民所能仰窺也伏覩

祖宗典制

宗室十五歲請婚過期則罰矧

瑞王為

皇上愛子

宗藩表儀而年及二十有四未諧伉儷視

宗藩請婚常期且過數年有此理乎

皇上事須法

祖以

親王婚禮而不遵

祖宗一定之制非可為訓也

皇上為父止慈以

膝前愛子而不使有室家之樂非心所安也即

皇上追慕

聖母羹墻如見臣等常捧讀

遺誥有云

封婚諸大典禮皆有定期煌煌

懿訓薄海共聞無非望

皇上以鴟鳩七子之恩開螽斯百男之慶今婚禮遷

延月日久越定期恐

聖母在

天之靈不無介然而于

皇上天植孝思亦必有闕然于懷者夫

國家

大禮循次修舉猶懼失時更有愆違益致壅積若

惠王

桂王久過選婚之期而
瑞主先稽成婚之

命將來經費浩繁時日迫促正煩

聖心則何如漸為舉行稍覺從容暇裕

皇上神明首出

睿筭周詳豈于此等大經大法真孝真慈所關反有

遺慮也臣等備員卿寺義難緘默仰體

德意俯効愚忠敬從諸臣後合詞控陳伏乞

皇上乘此陽生之月亟

命欽天監擇吉早完

嘉禮則輿情歡暢和氣洋溢所光

聖政又非淺眇矣臣等無任延跂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日

四催本寺正卿疏

太常寺署掌寺事少卿臣翁憲祥謹
題為

朝政用人最急堂卿萬難久虛懇乞

聖明檢發銓曹屢疏

點用本寺正卿以重

祀典以存

國體事臣惟我

皇上運撫盈成

福祉全備亘古無前顧當此重熙累洽之時尤不可
無憂勤惕勵之念自古聖帝明王憂日中而慮
復隍無非以極盛難再安危倚伏故豐亨豫大
人情若見為可狃而君臣之間方且動色相戒
惟恐用人行政稍或廢墜潛滋釁孽宵旰靡寧
盖有此一念勵精方可保治而弭亂也

皇上神明遠邁前代豈

臨御既久狃于晏安遂有玩視天下之心然雖無其
心似有其迹一二年来上下愈隔政務愈弛章

奏停壅人情抑鬱往既不諫來猶可追今玉曆
又更歲序方新矣昆蟲草木皆被陽春薄海臣
民翹跂

新政

皇上將何以答中外之望乎夫

皇太子之講學

皇長孫之就傅

瑞王之婚禮

惠王

桂王之選婚事關

彝典情屬

天親必待臣下煩言實出情理之外臣區區蟻誠何敢贅瀆臣又竊思之目今

朝政勿論各項重大

典禮宜旦夕

霈發綸音更望

聖明居安思危慎保金甌無缺之天下惕然猛省毅然振迅亟更前轍用新耳目雖諸凡事體端緒

甚多未能更僕而先務為急漸及其餘則

社稷至計莫有過于用人者邇來大僚不啻晨星體統凌夷班行寥落目不忍覩省臺諸臣凋耗已極即如近日

廟享大禮而監禮臺臣幾不能備豈其

盛世有此景象則候補考選諸臣萬宜早

賜俞旨但非微臣所得言也臣所當言者如臣衙門正卿懸缺且十餘年矣太常為禮樂兼司典

郊

廟大祀職事繁重自當有統理之人而向來苟且代庖能無廢事即臣承乏以來竭蹶供役又幾一載予身奔走東西馳騫殊苦不給雖臣分內無敢告勞獨謂堂堂卿寺衙門而塵封正席年復一年視額設堂卿竟若可廢如

祖宗官制何如

國家大體何臣目擊蕭條光景屢疏叩

閤未蒙

聖鑒今忽屆新春轉盼二月百凡

祀典應接不遑非得正卿將事無以稱

皇上崇重明禋

至意銓部屢推寺卿孫承榮等皆出慎擇儻蒙

點用勒令星馳蒞任俾衙門事體有所統率曠典克舉祀事孔嚴關係

國體良非淺眇臣妄謂目今

皇上新政當以用人為第一義而臣衙門正卿之點亦用人中萬不可再緩者謹再循職懇請伏乞

聖明即

賜檢發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

日

再請 儲講公疏

太常寺等衙門署掌寺事少卿等官臣翁憲祥
等謹

題為叨事

聖明誼同休戚深惟

宗社大計亟望

聖音轉圜懇乞

允行

東宮講學

元孫就傳以重

國本以光

聖德事臣等猥以菲劣備員卿寺幸遇

聖明在上誰不願以將順為忠顧當

朝政闕失萬萬不能袖手謹共瀝誠血從諸臣後
煩瀆

聖聽惟

皇上垂察焉臣等竊思今天下承平久矣

皇上諸福備矣太平可狃晏安易溺當此之時若為

杞人憂天之慮進賈生痛哭流涕之談或見以
為過計而不知蒙安襲故上下恬然可為處堂
之燕雀固惟今日隱憂伏孽潛滋醞釀等于積
薪之厝火亦惟今日臣等雖愚昧每熟籌于平
陂往復之理望

聖明以保泰傾否之圖有心報

主無計回

天相與私居深念咨嗟嘆息不遑寧處非朝夕矣
皇上亦曾以天下事一展轉于

聖慮乎夫今之天下號稱全盛而

朝廷無紀綱臣下無法守事多頽廢人多徑情

一人之尊幾無以控馭臣工波流莫挽此恒情不覺
而有識之士以為衰亂之徵先在于此若夫

三殿無經營之日

殿門蠹已備之材

禁地森嚴久為禁莽臣等每入

闕廷目不忍見此等光景豈不起人心之輕侮為
四夷之傳笑也至如太倉之儲苦于露肘九邊

之卒困于枵腹

內府之藏充于丘山小民之稅朘于骨髓物聚則
必散獸窮則思攫一朝有變勢將瓦解良足寒
心即今

福藩翼虎到處咆哮必至召禍黎苗竊發所在見
告未易撲滅種種危亂業已見端譬如人一身
膚革似尚無恙精神則已內銷儻不倍加保護
顛踣立見矣

皇上猶可玩視乎

皇上一有玩視天下之心以為無足虞難致使章奏
悉如投水之石大僚僅同一木之支言路蕭條
藩臬曠缺中外人情既已怏怏失望甚至子

天性至親

宗社根本若

皇太子

皇長孫乃

皇上望以主

器承

乾綿億萬載無疆之業者惟學問日新則益炳于治
道惟蒙養有素方可開擴聰明是

皇太子之講學

皇長孫之就傅計闕

廟社事係經常非特薄海臣民翹首跂足而
九廟神靈式憑在上斷斷乎不可已者奈何
皇上置之若忘也

皇太子講筵停輟忽已十有餘年不得一親近儒
臣講習聖賢書史咨諏治平要務縱使

睿德天成而正言正事寂無聞見能無虧損
皇長孫已十有一歲正當蒙養之時而就傅杳然
青春可惜皆求之不得其故者夫士庶之家幸
而有子有孫期以克負荷則必隆師親友務令
讀書識字庶幾箕裘不替堂構無虞

皇上有此

聖子

聖孫

社稷寄命顧忍使曠學失教譬言如良玉不琢砂礫置

之豈不深足惋惜耶入春以來大小臣工問關
父老拭目

新政又幾匝月而上下睽隔章奏徒煩不聞

皇上領一

旨行一事豈

深宮燕閒無一念及于天下則所為何事若猶
念及天下而內顧

宮闈先有不開講之

太子未授書之

元孫必有惕然不安于

聖心者此而或可安將無所不已

皇上試思

祖宗創業艱難海內金甌無缺承前啟後皆萃于

皇上之身寧有天下事無所不已尚成其為

朝廷猶可晏然無事又享承平者臣等興言及此不

覺憂心如焚涕淚交頤矣目今

朝政頭緒多端而計先根本事舉大綱餘可次及

伏乞亟頒

明旨

命

皇太子出講

皇長孫授書

曠典既行遂光

聖德中外歡呼當如雷動萬勿捱過春和又以炎暑

推托其餘一切大政

俯俞閣部省臺諸臣所請毅然振舉

朝廷之上事事改觀永保太平之業使臣等今日所

言真為杞人憂天之慮而不必復效賈生痛哭
流涕之談則真

社稷萬萬年之福臣等幸與

國同休千載一時也臣等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 日

請停止 福藩丈田公疏

太常寺等衙門署掌寺事少卿等官臣翁憲祥
等謹

題為

親藩未悉民情丈田擾害三省人心震駭禍亂將
興懇乞

聖明嚴諭停撤以銷隱憂以固

維城事臣等惟

皇上之于

福王也

愛篤而不覺其偏

恩勝而不裁以義經營數載殫竭

睿思方

命

就國諸凡過厚固自

至情所鍾非外廷所敢知也獨是贍田一節搜括踰

額各省撫按有司之設處小民之被累苦楚萬

狀誰控

九閭既已勉足二萬頃之數

皇上之為

愛子至矣盡矣無復加矣若在

福王當如何自處乎夫亦念

聖恩難報美業難居以好賢樂善為立國規模而不

營營于貨殖以樽節愛養保

朝廷赤子而不役役于誅求租稅第責有司弁璫勿

令狐假則

令德弘宣

賢聲蔚茂守邦中土十世綿長豈不休哉獨奈何王之見淺也未聞

令名善政但見奏討紛紜筭及錙銖惟日不足有如蘆田沒田茶稅馬店竹木炭廠等項日逐煩聒

聖聽殊覺厭聞又如變賣餘鹽與民爭利勿論鄙屑可耻嗜利姦徒假借

王府名色必至公行私販阻壞鹽法虧損邊儲為害非小此雖由左右撥置恐

賢王亦難自解也至于贍田既有定數冊籍可稽聖明在上誰攘其有但當問歲租完欠不必問田畝東西乃一旦分遣清丈馳驟三省到處咆哮驛遞之煩苦供億之糜費且不暇論矣而其科索佃戶橫擾鄉村攪亂經界雞犬不寧箠楚濫及多至殞命各省撫按叩

閭之疏無不見而髮豎讀之欲泣者夫

王何不思之此輩欲出而丈田為王乎自為乎不丈則租歸于

王于此輩何利丈則額租所入有限羣鼠科歛無窮至于地方不安佃戶逃竄獸窮而攫儻斬木揭竿者忽起于隴畝間

皇上將何以處之即使仰藉

威靈撫按多方調劑猶萬一僥倖不至決裂而民心一散招之不来所有額租非從天降終須地出嗟彼小民不甘為

福藩佃戶自投陷穽安能人人以刀鋸隨之古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王實不德以失人心致令瓦解土既荒蕪財于何出是鼠輩固甘以身殉利而

王則以利易害也追想

王之之

國也費各地方官幾許調度百姓幾許脂膏頗聞經臨所在井陘木刊赤地千里方得

賢王就邸中州億萬生靈豈不翹首跂足望

王為

天子保護封疆永樹

屏翰庶幾稍蘇息乎乃今舉動如此使本省皆在
湯火鄰省不得寧居是諸奸負

王

王負

皇上與三省之吏民也

王生長

深宮安知民間利病及鼠輩情態惜左右無以忠
言告之者臣等聞

王亦有

令旨禁戢差出弁璫生事

王猶足用為善但此輩惟恐不出洛陽城耳一出
本城便無天日惟所欲為其誰禁之縱虎豹于
山林而又曰必無噬人天下有此理否即

明旨森嚴欲禁騷擾而騷擾者小民既無由上達撫
按亦累疏

留中則

明旨且東高閣又何有于

令旨臣等深惜

王之見不及此

皇上之見亦不及此也今欲望

王自悔誠不可知目前之勢業已岌岌惟在

皇上早為收拾尚可無虞乞再煩

睿思瞻前顧後

念

祖宗以來何代無

分封何代有

親王丈田之舉自

福王以下尚有

三王當相繼剪桐何處再覓六萬頃間田儻

三王日後皆欲比例取盈又皆差官清丈管業恐

九州之內皆分裂矣可不慮哉

皇上天縱神明

貽謀深遠

恩義宜裁雖為

福王而尤當自為天下計獨奮

乾斷俯採羣言

戒諭

福王務求安靜從前所有已足受享勿再孜孜言利

明勅收回弁璫第以租稅責成撫按等官若有缺額無所逃罪將來輸將纍纍

福王坐享其成在

王名利既得兩全在

皇上保一國又以保天下真

大聖人之作為也至若鹽店決宜停止姦弁如龔孟

春者為逋逃主明抗憲法撫按諸疏具在

御前亦乞旦夕

檢發明正其辜凡一應隨封武弁照例考察則

國法大申輿情欣悅禍亂可弭

福王安如磐石

皇上永固維城矣臣等無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三年二月 日

擬酌裁漕帥疏揭

刑科都給事中翁

為漕帥實係贅負舊制

或當通變伏乞

聖明亟

勅該部詳加酌議務求長便恭請

聖裁事職生長東南念

國家歲供四百萬石俱仰給東南諸郡

朝廷命脉京國咽喉實于漕運攸關大小臣工所當

蒿目而憂悉心而計者憶萬曆十年前後職鄉

每歲冬底漕艘畢集如期發兌輸輓如雲絕無
遲延凍阻之患嗣後諸凡事體日差一日年遲
一年至于今則延至三四月間船多未到民間
儲米在倉無船可發耗折之苦已不待論乃

國家漕事決裂至此將來未知所終職不勝杞憂
每私居深念同一糧運也昔何以速今何以遲
同一漕艘也昔何以全今何以缺及今該部宜
採集衆議究極根原蚤為計處尚可收拾今年
四月間職過京口目擊董漕臺臣拮据調劑新

運無虞此後查復舊例講求長策補造缺船嚴
核獎蠹務將歲裏發運成規從新整頓下便民
而上足

國計當事諸臣不容泄泄無俟職言之贅也若漕
運總兵之設追惟

祖宗立法本意第以運事重大漕卒數萬未易控壓
故設有總兵副總兵叅將後副總叅將陸續裁
革獨留總鎮勲臣藉為保障慮誠深遠乃數十
年來漕運設官愈備其首擔千係大費經畫者

惟督臣臺臣及專管漕務道臣若總兵坐鎮中
央費地方幾許供應實無事事空有總兵之號
原無可總之兵運船無藉其督催運官不屬其
殿最各船道淮之日惟有查照督臣過堂須則
依樣而行聊完故事實覺重複無謂及至押運
抵灣用巨舟數隻奔走地方騷擾驛遞該鎮惟
高坐酣飲前歌後舞以明得意而已曾何益于
運事萬分一哉且其爵列五等世受

國恩富貴已極他復何求正宜躬自澹雪痛湔弊竇

一切與官旗不擾雖或無益不至有害乃該鎮
沿習陋規每船輸納常例聞有定數所得不貲
即見在鎮臣王當無解于萬口也惟其爵

秩尊崇體統隆重督臣臺臣與之共事曲顧體
面難以吹求且從前運事既畢又加頌美徼恩
聖明不知鎮臣當此何以消受乎職里居以來每詢
梓鄉往來淮上與知運事者皆云總兵實是可
省適寺臣徐條議中及之近該督臣陳

深惟

祖制徘徊顧慮若謂此官裁否在兩難之間以職愚見總鎮重臣相沿既久遽議裁革恐有後悔似未易擔任若如邇來總鎮不論賢否一領此任即如世守絕不更易俾其安意肆志糜費錢糧剝削官旗有是理乎倘仍舊姑存或限有年分任滿交代其有不檢者督臣漕臣不妨露章候聖明擇人易之庶稍知自愛不至狼狽再不然徑宜將總兵裁革復設副總兵或參將一員協守防護屬總督衙門節制漕臣歲得而舉刺之夫將領有人可備不虞官非勲爵可省供億舉刺常行可使策勵當不至如今日之無益有損是在該部博訪而詳計之也至于漕運十三把總為各衛所運官統領

國家之法似乎詳密職過京口時第見漕臣獨力支持分委府佐督催該管運總多有尚住京師絕無踪影運事依然就緒可見此官關係亦不甚喫緊乃又視官旗為奇貨剝削需索習為故常其能潔已奉公十無一二嗟乎官旗安得

不重困運事安得不敝壞乎嗣後漕臣報

命宜于各把總官嚴加稽考澄汰不肖勿舉多而刺

少或可震肅人心似亦運事中不容不飭者也

職東南人承乏之言路東南之事職所得言敢竭

其愚聊以佐漕臣之議而備

三上芻蕘之擇也伏乞

勅下該部詳加酌議恭請

聖裁其于

國家根本至計倘亦有小補云職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 日

此疏既具將繕寫具 題偶會倉場總督孫

公談及漕總事云部中業已覆裁但未奉

旨耳因思部有成議覺為贅詞乃遂置過本當即焚

其草念係

國家大事姑存以備稽考云

附錄公移

公移甚多不能悉載惟大有關於政體者錄備稽考

查覈工科周掌科叙功緣由移會該科

吏科為掌印同官資俸並深城工効勞又曾題叙應查實蹟以便移文優轉事照得六垣陞轉或論資俸或叙勞蹟衙門舊規相沿已久最遠勿論即近時如禮科右給事中陳諱大科兵科左給事中章諱尚學俱以管理工程不問資俸次序俱優轉京堂

明旨具在也今照工科都給事中周 歷俸已幾九

年城工又多勞勩茲當應轉時候相應查覈為
此合用手本前去貴科煩將都給事中周 管
理城工年月實蹟并工部題叙緣由備細回覆
前來以便移文過部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覈實工科周掌科叙功緣由移會吏部文選
司

吏科為掌印同官資俸並深城工効勞又曾題
叙應查實蹟以便移文優轉事准工科手本開

稱准本科手本前事照得六垣陞轉或論資俸
或叙勞蹟衙門舊規相沿已久最遠勿論即近
時如禮科右給事中陳諱大科兵科左給事中
章諱尚學俱以管理工程不問資俸次序俱優
轉京堂

明旨具在也今照工科都給事中周 歷俸已幾九
年城工又多勞勩茲當應轉時候相應查覈煩
將都給事中周 管理城工年月實蹟并工部
題叙緣由備細回覆前來以便移文過部施行

等因到科准此隨經移文工部營膳清吏司呈
堂備查去後今准該司回稱卷查萬曆三十四
年十月內該本部覆題為

都城工完比例乞

開修理 都重城在工効勞各官如監察工
程刑科給事中周 稜稜風節蹇蹇忠勞紀綱
布而氣肅三秋籌畫精而功收萬杵所當陞級
內轉仍行優賚者也等因具題候

旨未下續于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為

都城工完日久比例乞叙在工勞臣以昭

勸典事內開三十二年 都城被雨傾陷在工各官
協力竣事三十四年間內官監具題叙錄已經
本部照例依擬列名覆請未奉

俞旨今 紫禁城 都重城于本年六月內同時報
完三城鞏固奉

旨叙題迺三十四年城工効勞諸臣獨可闕抑弗彰
乎臣查前疏如刑科給事中周 等或躬親巡
察而晝夜靡遑或力任勞怨而始終罔怠經度

胼胝勤苦異常似當摘叙示酬未可與衆同泯也况三十四年修築一千餘丈較今歲煩勞更倍藉令不獲與新功并行其何以稱激勸之平而重

鉅典乎伏乞

皇上將勞多諸臣周曰庠等容臣等查照原叙陞賚摘議上請等因具題亦候

旨未下今准前因除呈堂外移覆查照等因前來准此為照本科都給事中周見在會場分考該

左給事中李 右給事中徐 給事中歸 會

查得都給事中周 原以刑科給事中于萬曆三十四年管理 都重城工告竣計版築一千餘丈查原題估錢糧百萬而止費二十餘萬工速用省勞勩茂著兩經該部題照舊例叙錄雖未得

旨然較之二十年修築城樓功勞不及此十分之五而優轉京堂者相去遠矣况題叙已在七年之前今歷俸又幾九年之深安得泯前功于不錄

也既經貴科移文查覈及該司具覆前因相應
回覆煩為查照轉達施行等因回覆前來准此
該本科看得六科相沿舊例凡係管理各項工
程俱得叙功優轉即如所開前任禮科右給事
中陳諱大科于萬曆十一年八月任十三年二
月以管理

慈寧宮工完奉

旨陞通政司右叅議兵科左給事中章諱尚學于萬
曆十六年三月任二十年以管理 九門城樓

工完奉

旨陞通政司右叅議此成例也今據工科手本回稱
行據工部營膳司呈堂查得該科都給事中周
于三十四年正月原以刑科給事中管理城
工勞勩茂著節省數多屢經該部題叙雖未奉
旨原案具在本官之功不容泯沒况陳章二位掌科
歷俸甚淺俱轉通叅今周掌科資俸並深較前
二官不啻倍之若不查例優轉非法之平也雖
本官舊有辭疏具見撝謙而

國家酬勞常典必當亟舉既經該科右給事中李
等行查明白回覆前來相應即便移會為此合
用手本前去

吏部文選清吏司煩即說

的議從優內轉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會查掌垣陞轉緣由移會各科

吏科為詳述掌印科臣陞轉緣由仰祈

聖鑒并乞

勅下會同各科從長酌議務求歸一以便遵守永杜
爭端事本月初四日該本科會題前事初九日
奉

聖旨該科陞轉你每便議定歸一之法以便遵行欽
此為照各科學印陞轉規則向來名若有定又
常無定致滋口說此番不深講究後來未免紛
紜而本科身在事中遽難剖析須採衙門公議
方可僭為折衷故具疏題明幸已奉

旨此衙門定例杜爭之機也今各項事例詳具疏中

諸不具論所論者惟吏科偶遇正俸管察應照舊規李趙二位老掌科仍作正轉用陪或照近事項侯曹三位老掌科皆作閏轉不用陪各料老掌科身在事外不必一毫顧避惟有據理衡從其長者明白見示其前年陳老掌科事一人介兩年間原出創見管察之談正談閏似難據以為准也若原疏所述事體或尚有滲漏各位老掌科所見足以補其缺略者并祈開列至于衙門掌印一內一外實非

祖宗令甲祇開較量傾擠之端歷年多事皆由于此春間已有六科公揭今又明見疏中并乞擬議長策恭候

聖斷用平政體非衙門欲為擇官也舊例每遇衙門大事公事必約六科于

門洞會議今日之事大矣公矣但非口說可定頃刻可決希各具簡切議單回覆過科以便題覆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麻掌科病去未經開缺移會吏部文選司
吏科為同官久以病去疏請未奉

明諭相應據揭具題恭候

聖斷以肅臣紀以便開缺事照得兵科給事中麻
自今年夏間以來患病杜門屢疏請告苦未得
旨本官病勢沉重已于十月初三日扶病出城去訖
本科隨經具疏

上聞恭請

聖明裁斷日久未蒙

批發竊思侍從之臣進退當明六科額員遇缺即補
今麻給事中身已去而名尚存官實缺而難于
補事關貴部職掌理合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
去

吏部文選清吏司煩為說

堂據揭具題恭候

聖斷庶臣紀以肅而員缺可補實為妥便云云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查復註銷舊例移會吏部司廳

吏科為稽查註銷以存政體事案照先該本科
查照

會典內款開凡各衙門題奏本章俱附寫文簿後
每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延
緩者叅奏以故凡抄發章奏題覆奉行貴部即
差各司該吏具堂印手本開列前件依期赴科
註銷相延已久後因停誤萬曆三十三年二月
間又經本科申飭前例移會照行每逢單月註
銷外今查自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日註銷手

本到科以後至今尚未前來竊恐因循廢格無
憑稽查有乖政體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吏部司務廳煩為呈

堂即行各司將一應本章無論已未題覆逐一
開立前件如已題覆者前件下明註某月日題
覆未經題覆者因何違礙日久未題一一登答
明白每司開一手本照規用堂印差吏賫赴本
科查對註銷希勿延緩遺漏未便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五日

申禁廕叙濫乞移會吏部驗封司
吏科為廕叙重典紛紛混乞相應嚴覈以杜濫
端事照得

國家延世之賞關係重大無容遷就致開倖門凡三
品以上大臣生前或遇考滿或叙軍功例得廕
子所不待論其身後請

卹者必合生平履歷宦績逐一推敲或祭葬贈廕謚
號同時並給或止該祭葬而贈廕謚號俱無或
止該祭葬贈官而不及廕謚或又該祭葬贈謚
俱全而廕子獨缺蓋當各衙門評論之時即有
定議若夫

卹典已過歷年既遠而復以贈廕為言必多牽合難
憑信也邇年以來當事者多不遵明例曲徇人
情一或遷就補給後來遂為援引蓋廕叙之典
濫觴極矣先是萬曆三十五年間本科目擊求
廕紛紜特疏糾正雖未奉

旨稍惕人心乃近見大臣子孫補廕之牘又復踵至
矣夫大臣中固有勲業茂著應食報于後人亦

有聞望平常槩比擬而幾倖本科欲行叅駁則不勝其叅而一與抄行漫無限制將來濫觴又安可止也竊謂本科所抄發者止目前之章疏貴官所存留者有原來之案牘詳覈緣由分別止自有權衡相應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吏部驗封清吏司煩為說

堂今後凡補廕疏抄到部除大臣廕子未經出仕者明白開請補給外其餘若生前未給身後議

卹未廕必自有故而今多歷年所方行陳乞湍楮鋪張是否合例倘間有疏內引例相同果與明例不悖者或與題覆其餘俱立案不行勿少遷就庶乎倖門可杜

大典益重矣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酌議 赦詔差移會各科

吏部為

赦詔差議紛紜遽難定屬相應會議務求長便以杜

附錄 卷一
爭端以全省誼事照得六科從來舊例凡領差俱序資序次一定彼此相安在前者間有遜讓在後者更無凌躐此爭端所以杜而省誼所以重也自向如

俱試等差更不費詞說今遇

后喪禮凡開讀

遺誥賫捧

謚冊頒行

赦詔得兼用科員而此差原係偶值典故無稽不知

誰寔當往于是有為論科分之說者有為論情事之說者夫論科分之說者尚多推敲似乎垣中未必帖服且不具論即以情事論亦有窒礙難行者蓋年來省垣淹滯請告請假難如登天各位掌科多有情事迫切旦夕思歸誰不欲借差一往若漫無次序人人可去則孰當居先孰甘林守議論紛然終難定決是論情終亦未妥也本科竊謂開讀等差雖非六科正項然業已出差未有不笑一差之理既已笑差未有破壞

附錄 卷七
成例獨不論資之理目今如杜掌科已領開讀
其資最深況從前止領過一差今日原當首借
余掌科擬待

謚冊查見在散掌科資序本科張掌科第一工科歸
掌科第二本科梅掌科第三俱見候

封差外戶科姚掌科第四已題巡視京營若論舊例
原不更換而姚掌科急于歸省以尚未奉

命欲循資序先領見在之差而營差另題是否妥便
尚須公議刑科姜掌科第五見署該科印信戶

科姚掌科第六若果更易營差而坐定戶科當
挨順借重商掌科則余掌科序在第七可以次
及于例未嘗紊也其

赦詔二差議論未定不能遽有所屬事在燃眉亟應
移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科煩一從長酌量見在

赦詔之差應否照常議資免開爭隙寧可資序既定
而中間非有迫切情事可以少待明年

冊封等項正差者不妨將今日之差以次遞讓下首

庶乎畫一之內稍見通融既曲體同事之情實
不使後來藉口淆混又省垣美事也其京營一
差向無更換今姚掌科執未奉

旨尚可轉移固亦一說果否無礙希一併酌議蓋有
各位掌科公同主張紛紜自息不惟急完公務
且于省垣大體保全實多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申明紅圍犯總考察事宜移會兵部車駕司
巡視京營吏科右給事中翁 為禁軍入直

頗勞營操虛文無謂懇照故法准免以示優恤
以重侍衛事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前事內
開圍子手紅盔等軍近經

題奉

欽依免赴營操併謂各該把總應屬

皇城巡視科道年終考察行巡視京營科道遵照等

因准此今歲京營臺差偶缺隨該本科備查

會典看得紅盔二軍進營操備係萬曆十一年題

准而其分隸五軍備兵營神樞八營則實

祖宗舊制不自十一年始也今謂營操不過虛名已非原題本意特行題免無庸別議但查向來舊例各軍有缺必在營中取補各該把總俱經總協衙門補用軍係營軍官亦營官則軍雖免操而諸凡事體尚有須酌議者據兵部題疏從未及各總考察一節徑行本科道遵照竊恐中間事有未妥適難依違牌仰五軍營號頭徐九疇抄傳兩營將官查議去後隨該各官公同議覆前來猶恐未的批行六副將覆查該五軍等營左右副將王問等回稱依奉查得紅盔官軍一千五百餘員名隸神樞八營圍子手二班官軍二千員名隸五軍備兵營總之于京營統轄分之以內直勲衛管理內外相制載在會典昭然可考及查圍子手軍士止赴內直不入營操萬曆十一年間

皇城巡視科唐題准遇歇直之日各該把總帶領所部軍士進營操練沿襲已久夫操練常川方得精熟今各軍歇直止操一日虛應故事已經題

免無庸復議外惟是補用紅圍把總充補缺伍直軍從來屬之京營其把總官負賢能稱職每歲終必由總協科院甄別薦舉以為進身之階所有各官騎差馬匹養廉軍伴銀兩皆仰給營中俱應照舊等因該本科覆看得紅圍二軍既免進營則各該把總欲專屬

皇城巡視衙門不由京營科道考察權似歸一事若便易貴部之議誰曰不然但京營科道與總督協理職掌相關非一朝夕據

會典開載五軍營把總一百三十八員神樞營把總一百五十七員皆營推官紅圍各把總未嘗別為一項其不能離營明甚各把總既不能離營所以推補必屬總協推補既屬總協所以考察應屬巡視若巡視不能操考察之權總協又豈得操推補之權總協不行推補則各把總一入內直遂將一定不移老于其官絕無上進之路怨勢不行也查歷來定制必與三大營千把總等官通融推轉似難視各軍進操與否有所

更動既須通融推轉而巡視衙門不于歲終一
驗其人材一試其騎射又何所據以為推轉之
基各官亦何由以稍自見乎本科平心酌議謂
各總既在內直與

皇城巡視衙門豈不相關然本來原是營官則京營
巡視衙門考察舊規豈容偏廢若云事權忌分
假如各衛所官有存恤舉刺有管理布花各衛
門舉刺又有京營科道舉刺原自不相妨也本
科報

命在適因准貴部移文靡所適從將欲照舊考察恐
與貴部議左將欲停止不行則考察一節實非
題奉

欽依事理若舉向來定制一旦任意更張後之司巡
視者或以本科為溺職將何辭以謝也擬合回
覆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兵部車駕清吏司煩即查照并為呈
堂存案施行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日

申飭班軍事宜多會省直接院

巡視京營吏科右給事中劄

查覈班軍以

飭營務事照得班軍之制原以擁衛

京師有事則分守城垣無事則入營操練非可虛應
故事亦非僅為工作也邇來法紀廢壞弊竇
叢生領班者既賣放于原籍而暫催于臨期管
工者復陽借工作之名陰收折錢之實蓋近年
班軍不惟入營十無二三即在工皆屬影射習
以成風牢不可拔

國家每年數萬金錢付之烏有良可歎也往例班軍
到日巡視衙門應逐名查點于已到之後當先
嚴覈于起程之時同心協力釐弊除姦全賴
貴院查得去年秋班曾經移會案存今照春班
在即合闕

貴院煩轉行司道查催今春班軍俱要正身全
數赴京如有不全者着落該衛逐名拘追就途
另委一官催押齊到不悞入營收操庶官無私
弊軍無偷安營務修舉行伍充實于以擁衛

京師大有裨矣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揀選巡軍移覆兵部職方司

巡視京營吏科右給事中翁

為遵例汰練

巡軍照缺僉補以實行伍以肅捕務事准兵部

職方清吏司手本前事該本

科

看得巡捕兩營

官軍每年仲春會同揀選原係節次題奉

欽依事例乃數年以來竟格不行止憑各軍紛紜告

替展轉買頂中間夤緣影射等弊莫可究詰大

非法紀今經貴司移會前來擇日揀選深裨捕

務擬合回覆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兵部職方清吏司煩為查照即于本月終旬定

日會選施行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申明職掌行巡捕營

巡視京營吏科 為申明

會典職掌責成巡捕官負以便遵守以杜侵越事

本年閏六月十四日據內東內西把總郎國相

等呈稱閏六月初八日蒙巡視中城察院李憲牌仰內東內西把總官今後各宜嚴差兵番分投布緝務要真正彊竊飛賊贓証顯著者擒拿解院審奪官以論功題叙等因據此看得城院行牌該總無非欲緝獲盜賊寧靜地方至意但衙門各有職掌官負自有專屬查得

會典開載一款巡軍拿獲盜賊該營審取贓証真實兵部并京營科道覆審的確批發該城兵馬司備錄批詞將賊并贓送法司問理又一款凡京城內外遇有盜賊竊發自卯至申責成兵馬司屬巡城御史叅究自酉至寅責成巡捕營屬巡視科道叅究

明例森嚴昭如日星以故百餘年來凡京師地方失盜係巡城衙門批行者責兵馬司緝拿解審各兵馬有應叙功及年終舉劾皆城院主之係巡視京營衙門批行者責巡捕營緝拿解審捕營各官有應叙功及年終舉劾皆京營科道主之若干係地方事情亦有互相揭報特存故事其

實巡城衙門不責成巡捕營即猶巡視京營衙門不責成兵馬司也今城院雖有牌行諒無成心本科難以依違輕變

例以致職掌混淆各官無所適從為此將仰各官今後一應事體俱照舊例行若城院另有督責本科當明白移會各官如有借此觀望推委誤事者定行叅處不貸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十七日

申飭憑限改註移會吏部文選司

吏科為憑限事照得各官文憑限期已經題奉欽依部科互稽以懲曠職先該本科陸續填送貴部例無更改其各官間有不得已苦情再三告改者不免略為通融用示體恤酌量改寬亦百中之一耳但往時改由本科從未移會貴部致各官所領之憑與貴部所存之案彼此互異不便稽查事體欠妥今本科立為規則遇有各官陸續改限積至數人者類總移會貴部存案若各官有另呈貴部改寬者亦煩不時移會本科以

便查覈方于原題互稽之例兩不相悖且可以
杜別弊也今照本年春季以來各官寬過限期
相應明白知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吏部文選清吏司煩為查照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更正祭儀說

于忠肅公我

明社稷臣也功高禍烈千古生悲

今上追念洪勲仰體

英皇德意特行

褒卹廟貌崇嚴每歲

諭祭千秋勿絕報功之典足以慰忠魂而勸來茲嗚

呼盛矣向來

諭祭例

遣太常卿貳肅將惟是公為本朝臣子與宋文丞相
不同故

朝廷於文丞相稱致祭祝文稱宋丞相信國文公於
于忠肅則稱

諭祭祭文稱太傅兵部尚書于某夫

主上諭祭而公像儼然南面坐受將事者祭服行禮
如一切

廟郊百神之祀於禮固為隆重於分實有未安倘亦所
謂非禮之禮世俗習而不察者也公靈爽如在恐

重其不寧乃莫有議及者憲甲寅春承乏太常晤
罔鄉心抑陳公即公之鄉人有道君子也首與憲
言謂

諭祭自有恒規今于忠肅公祠歷來所行禮猶未妥
便相因未改似應照

諭祭禮儀暫於公像前用屏幃另懸畫像於東首立
饗 遣官吉服侍 賜香 賜帛 賜爵讀祭文
焚帛畢徹藏立像遣官仍於公神位前北向行四
拜禮以志仰止之思明正

朝廷典章幽以妥公靈於冥漠是禮之得中者也憲
有會於心復詢浙中諸縉紳先生見在京師者皆
以為允憲又默思此議則誠正矣後來者不知得
無反以為簡乎復詢諸同卿公公云合禮遵
制豈可云簡憲遂爽然因又念

朝戶凡頒行

諭祭原有一定儀注天下共遵若于公祀儀獨與
諭祭異乃始初將事者未曾講求承訛至此非另有
題

准事例委不妨更正也爰從諸公議依向來
諭祭儀注行禮因志其畧於祠中用備將來稽考云

多請公請外回來

議留祭品說

憲以甲寅三月承乏太常是秋奉

欽遣

諭祭于忠肅公行禮既竣公之嗣曾孫錦衣君某望
闕謝

恩畢憲將行矣問所陳犧牲祭品祠中何不收領左
右荅云舊規回本衙門憲為驚訝再四躊躇時武
林士紳陪祭者自罔鄉陳公而下約有數公憲謂
之曰今日之祭是

國家彙典

主上隆恩從來

諭祭品物無有不留於本家者若敝署收回得無虛
主上之恩乎諸公唯唯皆以為然第云歷來如此恐
難創始憲謂衙門事體儘多承訛者近稍釐正一
二此又其一也畢竟更定為是諸公唯唯而未肯
確然第謂憲還應再查憲咨嗟而別終不釋於衷
隨命掌祭者致胙於錦衣至次年春祭則斷之以
理悉留祠中蓋犧牲似小而典禮所關

天子追念忠勲皆於此寄忠肅公在天之靈業已居
歆而收之衙門使公之子孫不得沾被揆之於理
真有難通者自釐正後始覺安妥耳至若姚少師
原係緇流無子孫承領則祭品收回乃不得已而
然豈可例論耶并記之以示後來者

裁省公宴說

舊例本衙門奉

欽遣祭忠肅公武林士紳之宦京者多來陪重其事也

遣官見星而往坐待祭期祠中設席以款相沿久矣
憲於甲寅秋遵

命過祠中錦衣君業治具以俟茶罷即列席憲再四
遜讓不敢當而諸公皆曰此例也豈敢慢使者憲
不獲已就坐與諸公杯酒相對酬酢踰時然後行

册言 卷七
祭此心畢竟踴躍念天下事必先公後私今日為
祀典而來尚未將

天子命畢事於忠肅公之前而遽行私歛先已登堂
大醜於理順乎於心安乎至次年春祭特與諸公
預訂是日行禮大約在子刻以後當在寓所肅衣
冠以待必漏下餘二鼓方行度到時已屆祭期矣
到即恭詣祠堂行禮禮既竣然後更衣同諸公茶
話即別裁去設宴蓋

國家公典原非私會煩費祠中更覺不安愚意所重
在將

命必裁此舉而後快也諸公以為然遂為定例因識
之

太常寺署寺事少卿翁憲祥謹識

諭祭儀注

祭日 遣官具吉服子時到祠即行禮執事導詣

立像前贊就位就位訖執事捧香遍 遣官贊本

宅子孫跪贊 賜香 賜香 遣官三上

訖贊 賜帛 遣官奠帛訖贊 賜爵 賜爵

賜爵 遣官三獻訖贊讀祭文讀訖贊本宅子孫

俯伏興贊焚帛贊禮畢贊本宅子孫詣香案前

贊五拜三叩頭贊禮畢進祠贊 遣官詣神

贊四拜畢本宅子孫與 遣官交拜不贊行

卷七

附兩科抄叅摘錄

光祿寺署丞楊夢象假冒緣由

吏科叅看得楊夢象止一通事原無官職但因奉例納銀授光祿寺署丞虛銜遂屢次考滿并濫

恩典影射九載敗露一朝既經吏部查明題叅奉有明旨自當靜聽處分乃敢飾詞強辯尚知

朝廷有三尺法乎據夢象疏云萬曆二十七年蒙禮部題補署丞張繼隆負缺查得

會典開載凡鴻臚寺通事辦事三年考中食糧又三年考中題給冠帶又三年考中授序班仍舊辦事前後九年方得一序班今夢象云題補署丞何速化若是信如夢象所云則未納銀前已為署丞而又加銀納授虛銜抑何相悖也此語即屬掩飾不攻自破至于

國家令甲大小官員必經大選

欽依方為實職若遇例納銜僅以名色為榮者寧可數計夢象署丞之官不由大選與

欽依實職不同顧以授納虛銜偃然報滿可謂之非冒官乎自來職官考滿各有本品實歷之俸方得扣筭給由今夢象署丞虛銜原經題明不許支俸其所云許支應得實授俸薪者以通事論乎抑以序班論乎將以通事論則止應食糧何曾有俸將以序班論則九品之俸與七品絕不相蒙况夢象未授序班尚非九品乃遽以七品計俸考滿可謂之非冒俸乎京官

恩典一品至九品均沾誰曰不然然皆實職非虛銜

也即如官有試職必待實授給與

明詔昭然今夢象虛銜非試職比縱使多歷年歲原無實授之說不當在

覃恩人數而徑叨七品全

謂之非冒

大抵夢象錢神有靈濫竊名器婪心無厭巧弄機關營幹于初考之時人偶墮其術中承訛于再滿之日遂烏知其非有種種詐冒欺天罔既已發覺安所逃遁乃不席藁待罪公然溷

聖明猶冀陞轉不惟視部叅為故紙且等

明旨若弁髦何物么魔肆無忌憚倘不重處

國憲奚存相應請

旨亟送法司查照律例從重擬罪追俸奪

封庶昭紀法至于本寺之含糊起送誰實為之作備
兩部該司之移咨准考誰先失于覺察吏部再
當分別查叅另行請

旨定奪抄出行之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時以右諫攝事

內監張潤澤誣奏緣由

刑科叅看得人命重情也李朝用狐假內監之威徵比佃戶重刑拘禁難保必無十板之說真耶偽耶楊現珠之死據稱寶坻縣初審從輕香河縣稍稍加重中間恐有挾制隱情今東安縣覆審檢出多傷枷檟杖責顯然明白倘亦理法不容終昧至此方見天日未可知也大槩獄情有由重而輕亦有由輕而重豈必初審槩為定案覆審更無得情而張潤澤曲庇委官不候該

地方有司重複叅詳遽爾飾詞奏贖且二三小民寃情未白又欲緹騎逮治鎮撫勘問果若所為則凡事干內監即有枉殺平民者地方官不得一為昭雪將令豺虎縱橫寃號徹路漸豈可長耶今幸

明旨着法司從公究問諒情罪重輕奏詞虛實決無枉縱懲克雪寃在此舉也抄出嚴之

萬曆四十年六月十九日

北安門門正王信等擅奪關防緣由

刑科叅看得

會典開載

皇城九門進出錢糧文書鑄有關防共三十三顆俱撥門吏收管用使各該吏役闖撥由于吏部月糧支于兵部而查點則分于各科與守門內官毫不相涉也蓋吏役無甚威力未必重為解官商役之累即有奸弊科臣得以稽查究懲此祖宗立法本意自來各門帖然相守何獨北安門有王信等之紛紜乎大抵該門進出錢糧數多內

官視關防為竒貨借為需索之媒故每與該吏爭奪先年曾經訐奏下法司問明查照

會典仍屬吏掌原案具在此輩久假不歸惡知非有已屬違法王信新充門正益肆咆哮大作威福乃乘巡視衙門示禁措索優恤官商恐不遂其狼貪輒敢捏詞瀆擾可謂有三尺乎夫

會典分官恪遵

不可矯假信等目不知書自己明倍

會典而反駕言

祖制豈

祖制有在

會典外者至云

祖宗設立關防委

命臣等收掌不知奉

命在何年開載在何典

聖明之前假捏

君命說謊欺

天罪不容誅也若其索詐多端種種實迹已有起程

該科疏叅難逃

國憲既事經法司則確遵

會典嚴禁侵奪勿使兇暴橫行而無辜受枉在此
舉矣抄出嚴之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三日

內監楊秀誣訐上林監丞緣由

刑科叅看得內監楊秀提督上林苑監即疏叅
該監監丞張維等其所以然之故不得而知諒
為到任之日禮節相爭決不由慢

旨也秀以慢

旨捏奏而維等蒙

王明薄罰

在恩厚矣無庸說矣惟是

國家典制在外文職衙門不問大小未聞有屬內監者即秀提督上林自有職事或第可與監丞比肩乃遽欲其北面稱屬從來果有是體乎此輩不達義理憑人調弄每每平地起波煩瀆

聖明取

旨如寄漸無忌憚即如王信以各門部撥之吏為屬吏楊秀遂以

朝廷命官為屬官箴

典制而逞克威豈可長也今署吏已奉

旨提問則此事顛末及該吏情罪輕重法司自有定論只其混以監丞稱屬關係士紳大體有不可不糾正者抄出酌之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日

周府宗室訐奏縣官緣由

刑科參看得

宗室郡王將軍中尉郡縣鄉君夫人等不得越
關陳奏故違者

國法甚嚴載在

大明會典及

宗藩要例班班可考今周府義寧王府奉國將軍
朝趙妻淑人李氏正

會典款開應禁人數與要例越關款內所謂宗婦
有犯者乃李氏敢冒為之豈真有大不得已

奪其情耶據其訐奏涪川知縣李尚志種種暴
橫誣陷伊夫朝趙且株連人衆刑威濫加情極
慘毒倘所奏是真尚志非酷吏之尤乎但事干
重辟又係

宗親該縣若無端發難殊出情理之外據稱該
縣先曾啟

周王又經撫按司道行文理刑各縣先後推鞠
或非尚志一人所得任意作威者豈中間原有
別情也李氏即負屈曾否于長史教授守巡撫

按衙門申理遽爾冒

禁越奏萬一朝趨所犯原無虧枉而一面膚受之詞
得徼

明旨以希僥倖則地方當事者得無虞掣其肘乎
國家夫潢之汰甚蕃賢不肖迥異其作姦犯科地方
官以法繩之者當自不少倘聞風而起是使

輦轂之下紛紛無已時如

明禁何也

宗親之寃誣固當昭雪

朝廷之禁例又當申明事在彼中難于懸斷抄出嚴
覈之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

泗州祠祭署奉祀朱斯盛誣奏緣由

吏科叅看得

祖陵關係

國家根本

祀典隆重為臣子者苟非病狂喪心敢有悖慢自蹈
不忠不敬之罪乎據奉祀朱斯盛訐奏泗州知

州屈仰之種種不法至蔑棄禮儀侵傷風水若
其言得實仰之當置重典豈特一官之褫奪也
但細詳其疏中語意及另行開揭似斯盛之所
重在署戶加派丁糧一節事在彼中本科固難
懸斷而夙昔微有聞者大抵署戶之設

國初原有定數後來影射冒濫免差太多虧累小
民莫可究詰仰之民社攸司儻不忍坐視欲一
釐正署戶遂為不平而斯盛或係各戶中之強
黠者徑捏詞奏擾未可知也署戶若有誣枉何
不聲言于本地撫按即州官果係貪酷撫按自
得而彈治之何物么魔渺視

國法闖入京師肆行訐奏夫斯盛即奉祀乎亦在
該州編氓之列而撒潑至此恐刁風不可長也
應行彼處撫按嚴覈定奪抄出酌之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河南河南府袁同知留任緣由

吏科叅看得河南府同知袁養和經營

藩府倍極辛勞且素負賢聲自應優擢今已儼然

府正獨蕞爾龍安或未可展其驥足耳中州兩院以府第工程雖竣之國事體尚繁欲暫借本官于汝州終始其事夫以原管府第之官料理之國人不易而事集以不屬府之州攝以知府名似屈而體存兩院採該道之議委曲計慮至此所以為地方者真苦心矣但自来直省各官加銜畱任者知府管知州事未之前聞其管知府事者常以本省副使管知州事者常以本省某府同知管知縣事者常以本省某府同知通判某州知州皆有地方實銜今龍安乃四川之府汝則河南之州也將以龍安府知府管汝州事則隔省非體將以知府虛銜管州事則列銜未便得無稍有窒礙乎夫之國之安設與府第之建造難易似有不同自養和而外或尚有可任者且聽養和仍赴新任異日從優陞轉以勸勞臣倘亦一說也抄出酌覆之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候選通判劉鳳德辯疏緣由

吏科叅看劉鳳德原以未選通判冒禁馳驛
先經該省按院題叅兵部議覆奉有

欵依着吏部重處雖該部尚稽處分而

明旨不可沒也鳳德具疏謂懲創已深欲求矜宥夫
所謂懲創者豈以稽遲就選遂可云懲創乎向
夫法紀廢壞冒濫公行惟上無必信之令故下
有輕犯之徒有如鳳德未經處分遽可矜宥則
按院之彈文兵部之覆疏皆為故紙日後人情
復何所顧忌也倘以書生偶不解事尚有自新

之日姑開線路免錮終身則猶銓部之憐才徼
聖恩之使過若以時久事冷遂欲槩茂

明綸異圖僥倖復還故物是使犯禁者公行而
明旨不可信于天下無是理也抄出查照兵部原疏
嚴覆之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內殿書篆人役請乞冠帶緣由

吏科叅看得內殿書篆人役舊例由吏部會
同禮部考選各人技藝可程進殿年分有據或

幾何時應給月糧又幾何時應授冠帶當使定例森然無能混乞乃政體也後來事由該監種種寅緣呼引莫可究詰代題自奏紊雜靡常積弊久矣邇年如楊崇善陳九思管應槐張一星潘國安等多以乳臭白丁濫膺冠帶尚未釐革與情扼腕今據內監張潤澤為効勞儒士吳彬等奏討食糧而疏末又兼言冠帶是否合例有無支吾夫食糧猶止供億冠帶則干名器從前有一與冠帶遂儼然自附中書名目掛名仕籍

白日驕人者吳彬等十一人倘有不當得而得不又將為楊崇善等之續而大開倖竇乎夫國家酬勞勩雖薄藝不遺而慎名器即繁纓可惜內監之奏遽難憑准似應嚴覈此輩應否該與食糧即食糧矣應否并與冠帶查吏部職掌內有十年冠帶之文即據該監疏稱吳彬等報効七年亦無從稽考恐各人中年分久近又自不同不可不詳慎也至于拔本塞源則如前年部議所謂復會選之規定供事之額限冠帶之年者

有裨政體理不可易相應申飭以杜倖門抄出
行之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廣東崖州李知州改教緣由

吏科叅看得近來有司官負工于趨避極矣荒
涼僻遠之所即多高尚而近地善地趨之若鶩
果爾則遠方赤子誰為撫綏可遂弃此一方民
乎前見有江西德安縣知縣朱宗吳新選未任
具疏改教以母病為詞夫宗吳浙人作令江右

不可謂遠或無所規避別有苦情亦不可知本
科姑不叅駁聽部酌處今廣東崖州知州李春
榮以教職陞任旋求改教苦州守乎苦崖州乎
崖為瓊屬瓊夙有饒裕之名近聞已非昔比崖
在瓊又最遠大海限隔人多畏之春榮所苦恐
不在州守而在所守之州也據其疏詞哀懇似
當俯諒第一開其端有司紛紛避遠自擇便利
將來瘴鄉遂俱裹足且教職陞州未任改教似
亦近例所無疏內引高鵬翔等事例是否相合

本科酌量情理本官倘果弱質不堪作牧寧待
試之期月知難而退今未可遂開一例也抄出
酌覆之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 日

原任廣西陳副使 卹典緣由

吏科叅看得已故廣西副使陳惇臨先年在任
征剿叛目駕馭交夷查兵部叙錄安南功次之
疏惇臨在列可覆案也惇臨任沒未及露

恩其子胤慶今為陳乞情似可憫但據部疏中

題明惇臨另疏請

卹又經奉有

明旨陳惇臨從優議卹比時何以徑從停寢豈惇臨
後人孤子莫與從史乎抑中間別有窒礙故未
舉行乎夫臣子之勞績不容泯沒

朝廷之

憲典又不容濫加

卹或可從優世賞尤宜慎重今胤慶所引御史陳
效叅政張棟楊寅秋等事例是否相合若果于

例無礙不妨從厚以慰勞臣不然決難開
之端也抄出覈之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 日

臣首刺朝並對講也部何以器與斯察言朝
惟又器奉旨

與即朝是取請

翁完虛先生諫議疏州後序

吾師完虛先生在言路者十有五年於是
言路非故矣

上方厭羣言且疑言者言者先後去先生
遇事輒言言輒盡盡言與人同而結主與
人異

上亦時時採用其言焉或曰先生從鄞令
召入省中遍歷諸垣以至長首垣遂爲
天子之卿盡言與人同而結主與人異是
固良矻封章之閣二十年矣無問批逆與
將順先生又烏能使

上採用其言哉唯唯否否夫

上何嘗不用言者臺省之選幾與枚卜同
脊以此知

上雅重其官也豪華將相轉天回日一挂
白簡狼狽失據豈空譚清議能致若是

上寔嚮之也且年來大政自減課發帑卜
相鋤奸以至天下本孰非在廷所反覆爭

王後序二
者卽陽抑其人猶爲陰用其言况顯庸其
身者可不謂時採其言哉第言之時非用
之時用之時未免行其顛倒豪傑之意有
道於此不觸其疑與厭而能使其言之可
用以待

上之自用此其言雖與人同而慮有獨殫
身雖與名俱庸而心有獨苦者矣今讀先
生之言博辨馳騁無以踰人慷慨激烈無
以踰人然而有一焉或多論人而先生多
論事或以一疏盡列天下事而先生獨指
一事或以古誼而先生據時務或出新語
而先生多舊章或多辨折而獨尚體要或

爭同清而獨以特立夫古人請劍裂麻未嘗不論人六太息十漸思未嘗不兼事折之以古誼動之以新語連彙以諷之舉朝以爭之若者皆諫法也未有能易之者雖然公車之牘日積而歲下一事而千言一言而十數事者吾先正已有慮弗竟弗省

者况五十年太平

天子明習法令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則曰經生強知人國家事雖婉如觸龍直如改衣皆以爲有意而疑之及若鳩孱分脈當局互劫轆轤不休從橫起於金張之館所謂魏其武安之厚賓客主人疾之如仇者

也是故可爭事無爭人可理奪無術用可
明臣意以待其自採而不可強之以必採
托事造端不如直陳從橫廣驚不如守舊
蹒跚之步不必學痛哭之聲不必號雖有
同道之朋不可爲兄弟之據雖有羽翼之
忠不可無根矩之嫌夫然後不觸其疑厭

之端言可以用身可以庸有以也夫嗟乎
此王縉論事所以可思而石介好異難行
也千載知幾今古同情不其然乎猶記往
時與林廷永上公車時同謁師於邸舍相
與請曰年來諸事一切
畱中天下爭以意猜莫能測

聖意吾師在言路久當能明其所以師默
不荅指案上一編曰此吾焚餘疏艸也相
與受而讀之頗窺

上意陰用言者且知吾師所以稱

上意在能爲可用以待

上之自用也今歲先生以奉常請休沐過

里一時及門惟吾兩人者在南中遂共請
疏艸行之廷永旦莫且

召入言路於是有元龜矣志道方習爲吏
數從先生問治郵時事病未能也敢知天
下事以師之命之也遂書當時邸舍所見
如此

王後序

萬曆丙辰冬臘

賜同進士出身知丹陽縣事門生王志道

頓首拜撰

